

一色，一生，一个人的色彩极道之旅

■ 孙小宁

我们对有些事物的感动，会直接越过言语，眼睛一落上，心就直接贴在上面。若说这是一种直观应物，强力的牵引反而来自于物。是物的娟静与亲和感召着我们，也是物彰显着生命本身的纯度，令我们瞬间窥见“物”后面那个人。

关乎美，关乎用

拿到志村福美的《一色一生》，径直翻到书后那几件作品，我便有了如上的感受。尽管诚实地说，在这之前，志村福美于我，还是全然的陌生。关注到此书，皆缘于好友、旅日作家毛丹青微信上的力荐。他提及志村福美的日语表达对自己写作的影响，我则先感知了她的作品。

作品在书中共附了八件，不多却极具能量。观看时你明显感到目不能移，并且会放缓呼吸。每一件也有年代刻度，最早那件创作于1970年。最晚的《松风》作于2003年。对1924年出生的人来说，这都是中年后不同阶段的作品，但在我眼里，却有同样的神作之美：每一件都非一色直下，整体看又浑然一体。虽并不走素淡一路，却一样素洁高雅，纯净通透。此前也不是没读过中日两国学者的色彩文化论著，但都不如这几件作品，能直观显现出色彩所对应的文化与生命。说它是色彩版的《源氏物语》也是成立的，因为它就是让你上下千年地遥想。

衣乃日常用物，在此也合于殿堂。这不能不说是色彩极高的境界，拿它作为志村福美技艺洗练之佐证，真就是作品服人。把目光再转至书中文字，很想对作者说，感谢您，志村福美。

我对从古文文明发展而出的染织技艺，兴趣其实早于志村福美这本书。几年前，一位染织界的朋友做各地调研，我曾有幸几次同往。她做她的专题，我则是做感性的丰富。我们一同见识过贵州蜡染布的生成，也感受过中日夹缠并陈时的美与共。由染织技艺所达成的一场审美之旅，曾从岛根一直延伸到京都大阪。疫情中每每回想起来，只能叹而又叹。饱览之余，也非没有遗憾。尤其对我这外行，再怎么近距离看展，或深入染织艺人作坊参观，其实都无法深入到手作者的自我世界。那些维系在手艺中的思想，既隔着领域，也隔着语言的障碍。

但是，有这些做衬底，与《一色一生》那珍贵的六封信相遇，我又是不能隔的。感觉一脚就踏回昔日那个时空，一帧帧记忆的画面瞬间被调出：那是由粗瓷的染缸、深深浅浅的草木灰水、各种线与布的搅染，以及美轮美奂的纹样所构成的世界，最后的馈赠，便是那意想不到的色，如画布一样的和服。连空气中都有一种让人惊艳的味道，让人难忘，也因为它关乎美、关乎用，也关乎文化的理解与奇迹的想象。既像是人对色彩的掌控游戏，也像像是人与自然的暗中切磋。遵从自然的法则，却创造着自然所没有的奇迹。这些，都被她精绝细微的文

字给唤出来，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

以色续命，珍重之心

惊喜的又是，终于，有一个在其内又能道于外的人，可以为你道出那些无从探知到的种种，口吻如此自然，六封信中第一封致友人书，便是一句工作用语：“在梭坊订制的35厘米织布梭终于做好了，现在寄给你……”带着数字刻度的工具描述，最能现出技艺的熟稔，我陡然记起曾手抄过的利休手札：“做手桶五个，其中三个加急桶脚宽度与之前所说相同。榻榻米两个，针脚以内涂漆，亦如以往。务必注意材质尺寸。”那也是材质、尺寸的交待，一下就切近茶道大师的手下功夫。同是这把梭子，志村福美第二封信接着又说：“那把梭子之所以好用，主要不在于投梭引纬，而是在于遇有接头时，能够帮助你的手指顺着你的心意活动。”只读至此，我已感觉一把文字的暗梭交到了我的手中，一路带着我在这织线染织的世界中穿行。色彩在一道道工序中转换，材质从没有仅当材质，它是另一种活物，且使万物皆活。将这六封信置于书的开场，真像是一部用意果的纪录片，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工作现场，展示技艺，也可见心迹的流露。

但我感知到的，还有志村福美那颗珍重之心。不错，手艺人爱讲“心手相应”，一种对物的驾驭能力，但若没有对自然有甚于常人的珍重之心，植物的色彩不会那样被理解看待——这里，已经不是在将植物当生命体，而是直接将暗存其内的色彩当生命体。它们在工序的转换中，被守候、被观察并理解。过程一如母亲守候着婴儿，也像人类呵护着最初的火种。所谓“梅染用梅木灰”“樱染用樱木灰”，这里面都含有植物相应/相悖之理。而“并无单独的绿色染料，它需要由黄与蓝混合得到”的发现，无疑又是一个生命体再认知的过程。将如此有生命感的色彩织入线中，融到布里，最后再延伸至人类衣饰，真就是在为植物续命，情义深笃。

对这本书的阅读，我就是不时被这种情感打动。虽然我也一直知道，日本人的色彩审美中，本身就有某种情感意味。不看别的，只看命名，所谓柿涩色、萌葱色、山吹色，都近乎要把名字与自然同一，进而表达其爱。但是将色彩专家的论述与志村福美笔下的色彩相比，到底还是后者更能展现其作为生命体变化的层次——且看这句：“在所有的红色中，没有一个色调能像苏芳那样赤裸地表现女人的正直……这种赤红，是纯粹的女女之红。我突发奇想，试着将熬煮梅树皮得到的涩黄液体，取薄薄一层混入这赤红之中。只见红色开始微微发白，却也生出了一股暖意。那是辛辛的妻子的颜色。”这已经是化身色彩的精魂在替她表达了。由时间累积起的情谊，带着织成之物扎实的质感，阅读这本书，真就是一个无限向下贴近自然的过程，心中生起的，则是无数声天然造化之叹。

民艺，用之外

看着书，自然想志村福美本人。点开几年前她的一个采访视频，再一算年龄，心中直叫一声天响。轻声慢语，言语总是想象中那般从容、安详。身上所穿的自己的作品——一件蓝染衣物，竟然也是逾几十年而魅力不减。

有些人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不可思议，别管脸上身上那些岁月的

驳色。但她却像蓝染之色一般，稳稳地定在那最好的老境色段。这不由让我一次次返身再读她那些人生轨迹，探求此间的奥秘。跳跃式的随笔回忆，给我们提供的，实在只是几个断章而已。但几个关键的足印，还是格外清晰。年幼时被父母送养，又在青年时期“认”出血缘之亲，复归原生家庭。从此续接母亲未竟的心愿前行，另一方面，也没有割断与养父母的亲情。志村福美身上，有着戏剧性的人生开端，却并不朝着起伏跌宕的传奇开展。虽也经历生育、离婚，但之后她便是那个心意笃定，只朝着选准的路前行的人。这条路自然也艰辛，但启途仍如路灯，明明暗暗为她照亮前路。除了母亲与两位骨肉兄弟给她带来的影响，柳宗悦时代民艺运动中一拨风云人物，也都在她身上打下影响的烙印。所以激起我兴趣的还有，在前辈所发起的民艺运动的延长线上，志村福美又做了哪些——还是能感到，在她身上，有着不同于柳宗悦所定义的手工艺人的新质。

“虽然生活贫困，没有上过学，可他却是个忠实的信徒；虽然他连何为信仰以及信仰什么都不能充分表达，但在其朴素的言词中，却令人吃惊地显现着他的体验。手中空无一物，却能抓住信仰的精髓。倘若他没抓住，神也会将此送上。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力量。”柳宗悦写于1926年的文字，勾勒着完美手工艺人的形象，它所体现的“无心起用”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德，或许是上世纪那场民艺运动想要塑造的典范，但是，回到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种界定是否狭隘？其实是一个问题。

志村福美的母亲是受柳宗悦一代人影响的人，但志村福美显然已渐脱离开这种限定。从她展出的第一件作品《秋霞》，就能看到端倪。老师辈有人提醒她说：“不以用为第一要义的织，是不被承认的。”显然这就是柳宗悦当年所谓“如果器物不被使用，就不会成其美。器物因用而美，人们也会因其美而更愿意使用”的主张持续的影响。但是，现实生活中，她找到的是另一种支撑。遇到稻垣稔次郎先生的“装饰衣裳”作品，她说出自己的困惑。对方回答说：“不是给现实中的某位女性，而是给自己幻想中的女郎穿的衣裳。将一份情怀寄托于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做出一件这样的衣裳不也很好吗？”前辈的这番话，无疑为她开辟了新世界。我们必须说，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想要技艺精进的人，总是会有新的思想出来，而技艺的传承，也在此间生生不息。

志村福美还是一个很会用文字表达的人。这与她的天赋与涉猎阅读并且不间断写作有关。这种手作之外的表达，因为前辈陶窑大家富本宪吉的提醒：“在工艺领域，陶工只做陶器，织工专攻织物，是不是这样专注在一件事上就好？总有一天会受阻……”至此，我们不得不回头来看“专注”二字。我们习惯将这两个字拿来赞美手作者的精神，但也许同时我们又深深误解了它。就像志村福美讲“一色用尽一生”，但同样留下了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在她，是通向物什的吊桥，是物与人交流的心迹，但是于我们，却是一扇技艺之门的开启。我们在此，既能感知到，所有技艺的相通，也能感知技艺之上，某个高远精神的牵引。如果追寻色彩真是一场极道之旅，那么志村福美向我们敞开的，已不仅是附着在色彩上的奥秘，还有人类有情的极致。万物心意相通，生命在此安然。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 志村福美

▲ 织和服“光之湖”
志村福美作于199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对“健全货币”的不懈追求

——读当代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力作《货币：健全与非健全》

■ 姚震宇

马克思曾引用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格莱斯顿的一句话：“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受恋爱愚弄的人有增无减，受各种货币理论愚弄的人也不少。

大卫·休谟在《论货币》中开创的货币数量论，最重要也最富争议的结论是“货币是面纱”。上个世纪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的理论在一个离经叛道的“货币非中性”的旗帜下，开创了建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的历程。央行、不见货币、货币政策体系已经构成经济“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其深远影响使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方、现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也不得不说“货币确实很重要”“货币是面纱，但是一旦货币波动，实际产出就将振荡”。对现代货币政策实践来说，无论是坚信凯恩斯理论还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抑或供给学派的理论，都会发现这些理论在运用中制造的混乱一点都不比对手理论少。现当代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旨趣是基于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职能创造价值稳定的货币，对一些学者来说，这是不得要领的，甚至可能是各种政策失败和混乱之源。这些学者沿着他们的学术先驱在上世纪30年代对金本位制的反思路径，提出了“健全的货币”（Sound Money），试图实现对当前主流货币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拨乱反正”。大体说来，健全的货币的主张不在于币值稳定，而在于能否削弱现代主流货币理论和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交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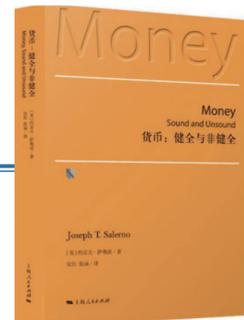
最早提出并呼吁“健全货币”主张的是经济学大师、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的主要观点系统呈现于1912年发表的《货币与信用理论》。针对上世纪30年代风靡世界的“凯恩斯革命”及各国采取的货币政策，米塞斯强调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回到传统的金本位制。在米塞斯的理论中沉淀了对18至19世纪金本位制的反思和最有效促进古典竞争的货币制度的向往。沿着米塞斯的理论传统，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米塞斯货币理论中的反对政府垄断发行货币的观点，提出竞争性私人银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制度。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曾经对米塞斯传统的货币作过一个经典而通俗的总结：

事实上，1912年出版的米塞斯的不朽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既是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开始，又是它的结束。米塞斯的基本成就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建立的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或价格，而边际效用理论本来是为了解释消费者需求和市场价格而建立起来的。从此，货币理论不再与个人行为和行为、供给、需求和价格的一般经济理论分离，也不再孤立地存在于“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和“交易方程式”的内容之中。

米塞斯对垄断货币发行造成通货膨胀的动机坚信不疑。

总而言之，米塞斯货币理论的主旨是：越纯、越不被冲淡的金本位越好。理由是，受政府控制的货币及其银行系统容易从不断出现的货币扩张压力。相反，货币当局无法人为地制造黄金供给。黄金只能从金矿中开采出来，像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供给那样，这是一个有成本的过程。

约瑟夫·萨勒诺教授是美国格罗夫斯大学米塞斯研究院副院长，是当代研究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货币理论的杰出专家，他的《货币：健全与非健全》一书代表了基于米塞斯货币理论，对当代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构建进行全面而深入探讨的最高理论成就。全书基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提出“100%金本位”，并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各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系统建议，将之定义成“真金本位制”，以区别

《货币：健全与非健全》
[美] 约瑟夫·萨勒诺著
安佳 张涵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于“二战”后各国现实中基于黄金定价准则的“伪金本位”，对货币理论和实践界提出的各项提案进行了深入讨论。

《货币：健全与非健全》一书是引进出版的萨勒诺第一本中文版著作，为此他写了“中文版序言”，提出“健全货币理论”的种子早在经院哲学几个世纪前的中国人的著作中就已经播下了。他希望中文版“能引起中国当代学者的兴趣，使他们恢复和延续最早出现在他们前辈之辉煌著作中的这一传统”。全书考虑到货币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性，呈现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有意思的框架，这种框架结构增强了面向不同层次读者的可读性。

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托尔斯滕波莱特教授对本书的评价是：“这部皇皇巨著纵论货币理论和货币史，引人入胜，是货币经济学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资料，是真正的必读之书”。这个评论恰当地说明了本书对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生和本科生作为参考文献和教材的使用价值。

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货币经济世界，由货币政策的滥觞和货币竞争造成的乱序已经足够让世界警醒，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诸如比特币的热情，以及各国政府对数字货币的探索，已经折射出货币史上对“健全货币”的不懈追求。本书显然与货币经济现实紧密联系，提供了“按图索骥”的图像和线索。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色一生》
[日] 志村福美著
米 倩译 张逸雯审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
启书局出版

▲ 志村福美初期作品，左起分别为“铃虫”“七夕”“芦刈”，现均为滋贺县立美术馆藏品

